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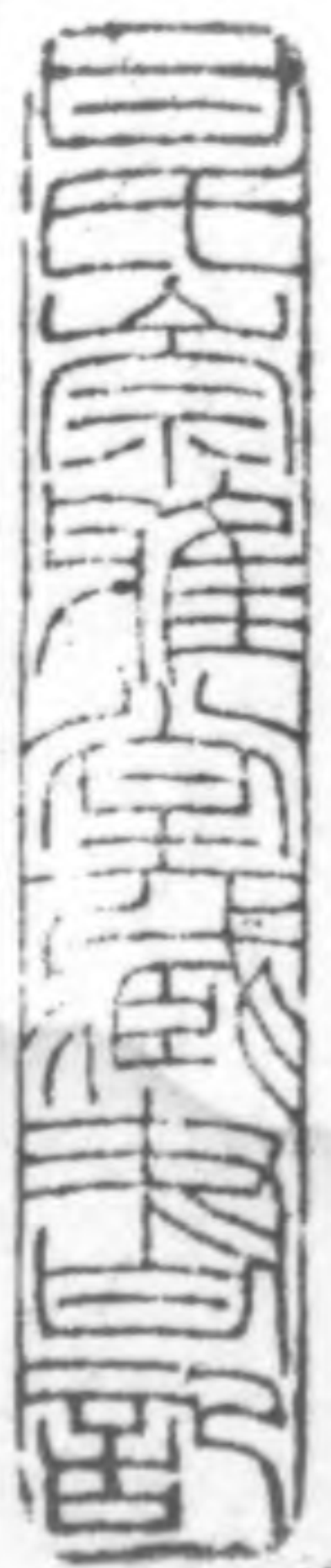


錢蒙集卷之二



黎陽盧

柎次梗著



同邑孟華平明瑞校

長清張其忠伯蓋梓

啓

為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濬學生其等齋沐企悚謹奉啓大台輔侍御楊
公其至下其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其聞有虞膺
曆而咨命群赦夏后宅揆而式叙九功哲懋官

方業閣天緒聖神因極茲焉託始嗣是載注雲
涌川徂若公旦報政繇魯惠於優渥尚父奏功
捷齊聲於標亮漸摩淺深之術胤祚興衰之運
世固可得言之矣昔子產蒞政訛言屢騰滋世
殆久詠歌始暢卒使楚師望塵於溱洧平人捲
甲於曲翼由斯論之履任久輟之效不可誣已
且夫卓茂遷密境絕飛蝗牟融宰豐治存異跡
史雲菜蕪釜魚蜚唱孔奮姑臧盤蔬育馨蔡彤
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謡散嘆之數公者

權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園疇奪物臧豈
無由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雷城門之軌非兩
馬之力聖人久適其道王者期世後仁稽古載
昔風猷弗舛爰惟有濬寔衛故墟河山相薄兩
暘互患夏燔槁盡穉旅魚鼈杼柚藝薪鍾庾糞
穢國賦報征官師淆亂男女劓劓馬牛迷沒困
頓狼狽流離質遷欄宇之餘鞠為禾黍娶婦坐
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自雖賢俊繼踵
頗加損益然宣尼不著世喪道矣介石獨注皆

鰓鰓集 卷之二
二
擲於守經者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權矣
是以結繩之政治秦則烹干羽之舞敵愾則靡
何者勢窮於不可用則用者退事適於不可禦
則禦者來若迺昧淮南隋疑之論眇孫卿百仞
之旨執閔損仍舊之談陋董子更張之喻行類
刻舟智侷膠柱相時之器殆其不然竊惟濬縣
知縣平湖進士陸肇自下車識量洪邁治休
烹鮮法由社鼠凝思風草流潤脂澤功緒宏綽
名紀父老故其建學興師首先風化恢啓金墉

綢繆廨宇浚流鉅川駢歸閭族讎校驛傳蠲除
里需藉賑備荒賦稅通畝流競駟賄靜一奸宄
罷斥山石裁抑傳置楸俸養老分祿賻士甄表
忠貞洒雪冤獄是皆命世成務反經合權行昭
日域恩曠天波銘表大常之旌功綴羽陵之蘭
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而已哉是歲十月陸
以三載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留上當見留則
濬人鮮終矣濬自孝武皇帝以來靡救不振
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楊公鎮以廉介太

原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即政非久鴻澤
未究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殫之
歲月乃可底績若使政訖小康功虧一簣長未
洗之瘡痍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
我心悠々謂之何哉夫超絕窮壤非尺蠖之力
馳騁千里必駮耳之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
或改輒償功立見屬者公車告啓攀轅若在驪
駒戒路截鐙如存闔境髦倪傾方士庶人蓄怨
慕家懷訴書惶走交頓翼陳魏闕昔寇恂河內

願借一年焦延小黃乞還舊職以令方之何有
乎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長往割雞未竟即
解刃弗顧甘棠虛名伯之思緇衣勞武公之詠
甚不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因而不奪長
譽以顯朝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籬之固夫
賢哲善世民所弗能忘也黜易漸危民所弗肯
遂也奪其弗忘與之弗遂是謂政蠶是故朱紘
洞瑟希世之音師曠之雅好天球琰琬秘異之
珍宗廟之至寶也賢人君子民之愛也亦然某

等素荷德教樂育菁莪猥榮桃李蘭芳至公愛
而無厭輒敢進聞倘以私謬之言枉垂聽覽矜
其所懇進呈 聖裁特停選擢俾以原任衙門
從事則彞章無毀治化有終遽爾不效治某以
誑諄之罪不勝丹悃屏營之情謹具陸知縣十
八政隨啓奉白某等死罪死罪

滕王閣圖記

柵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
江延引甌越瑰琦絕偉為東南樓觀第一及讀

王韓所為賦諸所稱引益奇常自語以為當及
壯遊往視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
柵坐傭奴事繫獄癸九月巡按監察御史樊公
白其冤平反明年毅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
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
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囚儼柵泐少寬因市諸
所蓄故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
達連房阿觀旋室嬾軒離檐倚窠戢翬翔翥於
霄漢之上恠石幽篠危松蒼然護暎屏障俱點

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崑橫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瀺沃會為洲滴石衣萍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茲閣為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縲絅、乎若馭雲駟而超越江漢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搏扶搖而游覽於閭闔也迺知曩昔王韓所為文賦不誣而柟亦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柟

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與否今處喜躍為慶幸如是設使柟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之美即當乘元氣遊六合灑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日苟活為僇囚依園墻洩願而已耶柟幽拘多感每戍卒更翻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羨田蠶園宅今丘墟矣或曰某見某服輿刀鼎竒器在若州縣蓋售之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乎柟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

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茂吾廬無聞於縉紳士夫
是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與假令
斯畫為匪人有不過資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
清淋之露於柎無啣而吾燭物之智不見晦於
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寸雋豪爽尤深畫理於
柎齧齧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即柎不
幸死君可日喙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
見原則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沂洞
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

岷江還行淮海之間驅鼠所鄰蛇龍所居厯幽
顯崎嶇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
之柎雖驚寒尚能為君歌詠其事舊所藏圖畫
烏足為之羨歎云因戒之曰公汝好適孟君家
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世義堂記

秦皇帝令烏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
蜀寬婦清亦以資見客為築女懷清臺夫保畜
牧長耳間以奇繒物獻遺戎王清窮鄉之婦賄

財免侵犯俱未嘗顯德澤物益當代而乃禮抗
人主名敷四海者何哉周人都河北走汴宋汴
宋天下一都會也屬杞東賈齊魯西賈上黨南
梁楚北趙中山饒林木器用魚鹽筋角漆絲卮
丹沙銅鐵連犀齒革珠璣瑋瑁農工商賈率歲
巨萬息故其民豪傑富者穀千斛釀千石帛績
紙紬千鈞錦千純薪藁千輶艘千引馬千蹄耳
虔牛羊驢彘千齒減獲指千鮐鯉石首千鰮夏
屋千楹被壑膏腴千萬畝則負氣任俠巧悍

為一切不法丈夫相游戲悲歌忼慨怒即相超
距椎擊或居訕訕善罵行姦蠱是蓋不如保清
之適用財守其業自衛也獨杞巨族張公欽廷
恩氏幼岐嶷好學濶達寬緩足智好議論嘗以
忠孝大節自許可語其人曰吾治生猶伊尹呂
尚之謀孫吳白起用兵不足效也乃取之以權
斷之以勇守之以仁義久之家遂不訾弘治中
軍儲告乏廷恩以八百金往助邊 天子嘉之
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是後歲屢歉前後

輸粟六千石金千餘兩巡撫李公俱以事聞詔
下附國史又出遠田六千餘畝給無力夫家畱
邑田三分之一供饘粥由是夫家子孫能免飢
寒者無不感廷恩德云廷恩既卒二子長希仁
次希義希仁嘗為國家捐金五百兩粟一千二
百石助賑巡撫潘公奏績詔旌其閭授指揮使
卒而希義承父兄懿德尤克自陞金能振施成
名家閥閱以故長女為周康王妃康王府屬有
以罪逮繫者或求救遂絕之曰惡去吾以禮輔

王是豈可受干謁者里人鬻女償逋責希義問
之曰所負幾何對曰五千縉即與錢五千贖其
女人有稱貸久不償則焚其券約三千餘兩而
士大夫假藉者無算焉戊戌秋黃河決縣官卒
不知所為希義出錢五萬募夫塞其澮嗣是軍
國不給則接檄輸粟三千八百石而巡撫河南
都御史徐公魏公俱以疏上自兵馬進階指揮
使賜三品服色嘉靖丁未秋七月希義以疾終
于家子三人長曰衍祚羨儀度尤精藻鑑處事

咸中肯繁談仁義樂道詩書傳載通籍諸侯擁
蓋拉轆束帛之幣屬望於陶睢陳鄭間四方文
學之士爭與交游無不欲望見風采蓋翩然
佳公子也次景祚胤祚其所著與兄伯仲孫一
人曰樞雋逸愷爽雋志力行無異於諸林語曰
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侯之門仁義存跡張氏
所傳累世善祥今親見其後如是彼烏實之行
何為哉夫富者人之氣勢所關匹夫得之可以
雄斷鄉曲權奪卿相力抗萬乘者也今夫百金

此頁係第一卷第十頁

富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灋夫古之聖人思其心
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通惡故著為法令以馭
之夫刑凶器也擅意快殺者八人易深而聖人
有憂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雨解君
子以赦過宥眾臯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我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為橫圖薄
刑具著大誥減等又五年勅刑部恤刑於
疑而可矜者察小大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

生之意與王制易書周官之法相流通今柙無
辜之獄非止於疑而已也何獨不被聖王欽恤
赦宥之仁罹此網羅繩鉗之屬哉夫察院諸公
堅不原問是非不知柙為冤抑真以為死而殺
之也蓋譖禍既成每執政出都仇者從而攻之
而柙名曰監生訊者謂柙非豪右則守錢虜子
爾蓋不知柙以中民之產積獄數年悉買費無
餘而先人二柙暴於人野塲中寘妻無嗣託食
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一宣

以供事與令曰敬通而思惠可與善政未可與
無方增曰淵默潛通守一弗易行乎神明達之
庶績宓義氏之所以善世也可以供事與令暨
然曰此聖神之化也狹士之所以褊心若焉得
有是夫命掌醫政於是增乃教膏醫和衷癰醫
眠標耆醫養老穉醫慈幼嫗醫釐婦瘖醫資獸
鳩以空青硫黃犀象茵參勃洩之殊以辯虛扁
之用焉質以玄脈肥脊五內并沉吟思癩夷之
寓以極黃帝岐伯之旨焉顛以鴻潛淵嘿旁通

裁運之機以知宓義氏之化焉靖乎癘疠潰乎
縣疣仰乎威施馳虜滅趾邑用康福國無昏天
札瘥之民繇是對養於父母以合生乎天命之
曰天醫以復於令令曰善遂世掌醫學事

贈劉丞赴興州經歷序

明有天下尤謹於東北西三陲四方歲時職貢
京師馬類千萬數而太僕遴選中式者則嚴符
券飭司養以備三陲庸調或夷狄猖獗將士得
馬長枝則能輔轡成大功 國初濬編駉馬幾

千五伯匹夫自穉例上太僕者十之一有司以是
為重請設丞一人主之訖嘉靖丁亥大臣議縣
官經用大空宜損冗負節用奏罷可由是濬澍
部馬丞者十三年歲已亥復建官守而吏部推
朔州劉侯適今任侯被命之明日冠帶入見今
工部左侍郎上饒楊公琴且辭公曰濬其舊治
邑東瀕大河故墟西連崇岡浮壤礪礪之原值
曠則赤郊無草木潦則淇衛溢溢長豐諸灤澤
汜濫漚瀦湮禾黍壞民舍人將為魚鱉矣問馬

到郵集 卷之二
今君臨茲土驅羸民以供軍國之需其必有術
矣侯曰諾適治先陞任廣東道御史太原魏公
今山東益都進士石公尹於濬皆嚴明不輕可
與暨侯語悉合因竒其器而委之以政侯於是
竭慮殫材勵精博施爬壅解紛搯關要跡排
而曲暢之搯擢而延引之間見疊略令民貧富
值賞期約取盈唯其褒大於時故歲或甚絀而
馬無漏一之患有以嚴刑說侯者侯愀然曰某
諸貳有罪無罪惟長令在予無所用刑為遂不

易其政而民愛敬之一出於忠悃用是見楊魏
石三公為知人而侯亦不負人期望云歲丙午
月日奏報侯陞興州衛後屯經歷先是侯著聞
上下俱次第薦揚褒異極優禮及是濬士大夫
聞之皆扼腕曰屈侯於其行無歌詩以道之是
非納民大公考賢昭德之義也因著詩以餞之
曰

帝奠民基在黎之陽河水三東厥猖以狂訖今
千祀淳涵而圮禹蹟既湮金堤沙里右連積灘

左介浮沙螭盤狻啼孰藝蔬麻林有饑鳶壑有
枯鼯孰克乃來蘓我怨懟帝曰冢宰選侯視良
俾侯來尸佐此大邕侯之來尸不遑寧食擢剔
賢胃以蘓民盡拊之媾之飲食慰之節之霖之
砒而劑之允我濬人謂侯予父侯有嚴程孰敢
俟侮草之油載彼郊垆駉牝三千齧之有聲
泐溝如覓積踣如鐵硯礪連駿頤影驕齧泐
河流雲霧晦冥簸蕩龜窟蛟龍降精行天匪龍
行地匪馬虬此王國以藩函夏侯之為濬載籍
有徵豈曰無穀乃有斯行驪駒在門攻車在路
誰為長綆繫此日暮日暮柰何送侯河干頽侯
壽考億萬千年

贈楊生序

孟軻氏稱孟施舍之吁氣以為視不勝猶勝也
豈唯兵為然雖士亦用之夫士抱經藝適有司
或不討其當雖屈抑頓踣而不能奪其操力愈
攻業愈顯神凝而守固不動其心以挫其氣而
卒全其技此老師大儒之所失守者是豈幼冲

學子所能練要耶是故幅巾而方袍操觚而摛
思進有槩退有度翦綵組績鱗綸煥耀而游軻
乎文苑者肩相摩轄相掛也求所謂遇屈抑頓
踣力攻業顛神氣不爽而卒其技者孰足以當
之是非孟施舍之後吾獨不得其人楊氏子某
年未冠丁未歲文戰於銓衡失利歸而求之師
覃研探割馳精於翰藝之林獵英於綺藻之園
愈益憤勦淬湛虛之劍求犀象而剗之挾軒轅
氏之瑟合律呂歆鬼神以試乎清廟也是年復

戰於開以大捷歸此夫孟施舍守氣之驗信非
幼冲學子所能練要者與夫孟明視濟河焚舟
拜晉之賜曹子手劍而盟剗魯之亟古之克復
舊物光顯社稷者皆敗血之餘也今楊氏子若
是非兵之豪傑則文之良將耳比其選余為之
辭旣以高其材又以杜其節且令懦者聞之有
立志也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三代養老之制唯周宥備國老由胄子著通籍

濡染之化深故其老易尊尊亦不枉所舉獨庶
老發跡鄉塾宣問學之道故其老難尊尊不得
其人則隳憲典蠹風化官司有冒公之讓是故
州縣有所尊則辯於士考於社誣於閭閻非上
壽不如讌非資於故實可辯理而博物者不如
讌非夫黜凡鄙崇儼雅以極乎溫恭盛德者不
如讌讌惟庶老之賢者始就舉焉嘉靖庚戌十
月朔有司遵王制行鄉飲禮於邑庠諸生其偕
鄉長老若干人舉北岡常翁如讌以狀聞濬侯

陸公是其議屆期賓介正犧罇陳昇歌清鳴瑟
瑟和鳴翁乃喦冠袞衣淵渟巖巖翼閭、循、陸
阼階磬折之容無爽於度數夫是為盛德之徵
考軒義之跡紀時王之典錯綜乎人文之變萬
尚論以鎮雅俗夫是為博物之驗鮒其背覲其
齒磳植筋骨熊經鳥視以躋乎期頤之域夫是
為上壽之表夫上壽博物盛德庶老蓋無幾也
翁兼有之於是乎遂如讌浮丘盧子曰為政之
道尊賢為上養老為要陸公治濬期年得常翁

其人豈非賢令尹哉周迪以里閭之材與翁孫
茂才游能疏其行丐余文亦世之賢也嗚乎尚
矣辛亥歲孟春吉日盧耕序

贈李任巖遊太學序

岨巖子將遊太學潛之縉紳夙友執腆幣入賀
者幾數百人其內兄浮丘盧子獨病以窳後至
就坐岨巖子以巨觥觥盧子且怨之曰某不佞
得侍兄通籍三十年猷順友悌無遽轂無苛色
兄之待某何如也今某有筮國之行兄復憐：

然亦將何以教某盧子避席蹙然曰僕刑僇餘
民也奚足與有言雖然抑聞之曾子有曰狎甚
則簡莊甚則不親故君子狎以勸交而莊以成
其禮吾少也於子甚狎今長且老請濟之以莊
何如夫聖人之道廓之則體夸散之則用細夸
盡而細遺雖大不行命之曰曲士其說有似於
奚仲之為車正也夸與細借乘之以慢心焉則
備行之業荒命之曰墮士秦龍氏法之故其術
衰行成業修由是君有所弗砥於治也民有所

弗潤於澤也命之曰棄士公孫僑所之故獨著
 夫夏后氏以奚仲為車正也軒鞅輪軸之屬備
 獨亡鍵駕之使行則覆焉不進尸子曰文軒六
 駃無四寸之鍵而車膠者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豢龍氏好龍亦其嗜慾以飲食之未幾志怠龍
 亡去鄭公孫僑者博物之君子也與子皮俱事
 簡公定章服比井廬備火政應對辭命雍之揖
 遜於大國之間西平晉南禦強楚卒保鄭國孔
 子曰子產古之遺愛也伍蠆子能以奚仲周於
 事豢龍氏倣其廢公孫僑懋其業於戲太學吾
 無足與游已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癸丑夏南都祠部主政闕負大臣議以為是部
 典秩所出宜簡授材俊以稱禮讓為國之義於
 是冢宰治齊萬公列侯名以聞上可其奏即
 日馳驛馬齎符使侯履任其少尹徐君夢龍段
 君瑒幕史初君學禮設祖帳於黎水之陽遣使
 丐余文謹按侯治濬其邑西鄙馬湖長豐諸陂

澤田歲為水所沒者三萬餘畝侯至則命賢佐
鑿渠濬其水於河民始更獲踰年計得利數十
萬斛歲飢倉廩不繼侯請貸於郡守不可侯曰
縣之民非郡之民耶守語塞予之粟千石是年
糴乏種侯又權宜處麥七千石助民播殖之民
以垂亡餘得自立飽食思有所致效莫不流涕
感激相率力以奉侯命由是雖大凶歉而溝壑
無轉徙之民焉濬靡救傳置無所供上官取便
道往來侯輒不應以是皆缺望去三年蠲費數

千萬緡民不覺利而侯亦無所訾嗟若侯者為
民任怨是豈當世循吏所易及者耶虜窺京師
侯謀於士大夫察便形勢高深城池樓櫓觀望
制勝於千里之外有諫之者侯曰賢者制之不
肖者守之後盖有知我者吾何恤其臨治首先
倫彛修葺學舍殿廡時一課諸生講習然皆自
振奮丕變斐然有可觀盖侯寬明廉仁不事苛
鍛處大節尤擊斷無所顧避故有此治效爾嚮
時鄉耆馬質魯輩不忍侯遽去率其子弟數百

人詣闕上狀留侯如漢人借寇恂事天子下其議至是復以侯屢被薦剡義不可久淹擢令官吾以為禮官人必先之以論辯任爵之道然後進之有漸別等威貴賤上下假於人神以享乎濟廟爾使治政未協遽凌之大位則其人必喘息頓踣蒙負乘弗堪之謂今侯所措立赫赫如是而其績又已升聞于上行若所職其功名事業又何止於治濬也且夔龍在位必將與侯同寅偕力以光輔主上三代之英翹足可及也侯復何所疑南都去侯鄉甚近而封君眷山方切倚閭之思侯歸而以此獻膝下以悅其親享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輔誠有所望哉

送高少尹致政西歸序

嘉靖甲寅歲關右高子以濬少尹丞致政於有司有司謂高子能賢絕帶去踰時高子益自陳懇乞罷御史馬公以聞得制可歸焉其同寅大同段君福山高君張祖帳南門外奉辭於令長右坡董子曰少尹在願大夫行事大夫颺解

前高子曰嗟乎夫子奚若是之行也吾請為君
擇言高子曰唯之大夫曰竊聞之濬衛舊艷左
大岨右河黎南走梁宋北距燕趙形峻勢固河
朔之雄君佐治三年民無怨嘆之音而士夫重
儒雅之望是故行李告戒則問問闐然脫駮服
要旌竿戴目仰首願留斯湏而卒不能過屬騎
之清塵意者君有不殫之懷與是何果於行邁
而莫之恤也高子曰然大夫曰燕雲之闕京室
鬱起三事五侯貂珥之家人摩肩車掛轡紛

紘、霧麗雲綺日夕沓雜笙鐘鼎沸時序代謝
不知其逝夫聞長安之樂者西向而笑過屠人
之門者嚼爵吻而注君之意既有兩歎故其去者
或在是乎高子曰否某雖陋豈敢望外事大夫
曰鵬搏九萬汎南溟不足以戢翼驥馳千里汎
荒阪不足以捷騁故太阿之劍必斷犀象明月
之珠不照蔀屋何則治大者恥侵細窮遠者惡
施邇也君負高世之姿被下僚之慙張敞自謂
無竒東方生故設客難以今揆之殆不出此乎

高子曰吾不是為也大夫曰佻馬嘶北越鳥巢
南橘柚不踰淮鸚鵡不過濟故夫莊烏寫東甌
之唵鍾儀服南楚之冠君雖通籍王臣鄉土之
思能無少櫻乎高子曰否男子以弧矢射四方
吾不為此也大夫曰瓊瑤之寶豈池隍之毓琅
玕之樹非園林之株臂鷹垂思於解講豢龍逸
神於頓轡是以莊周曳尾塗中不為廟堂之龜
子真游心物外躬秉巖石之耒君久膺纏冠冕
脫屣之意迺今為之地乎高子曰否鄙人奚足

語此也然相其貌字氣溢廣賴恍乎投刃大窾
矣大夫竊視高子之志已得六七遂恢曠其說
以進之曰大道無跡其虛太空君子察理徵之
有形日中則昃至月盈則晦來膏之見銷明為
禰胎蘭之被藝實香為災知梳以運神執左契
以馭物恬身以退蕩放予志以自往樸吾樵漁
文吾詩書盱于于瞿、煦、孰謂之宗以天
為墟故夫庚桑順化不釋於老聃之言王倪坐
亡無見乎齧齧之問君誠注寧復有他說乎於

是高子躍然而喜曰蓋大知識夫大賢要妙之辭足以破我矣因酌酒與大夫別

折衝卷後序

銅梁張公守滑之三載未奏績輒陞北京戶部主政期行王子大任侍御孟子思汝再劉子昭文昭咸詩賦以頌之而其言則擒盜繕之則折衝奏或謂之曰張公蒞政此以折衝也邪張公雄雋惠裕足智量解紛無梗庶以境雜軍屯田而其長又皆武夫從傍猥勢乃非公則仁覆威約之

有弗敢背畔去者故其經務剋救蘊利乘時推化與民偃息天下稱寤焉未幾河南賊師五亂修西域樓保障廼感嘉禾明年飢大賑民生活者萬計御史馬公廉其能疏上天子嘉之詔賜銀十兩纁一襲所在有司任勞夫張公雖不由銓考此其譽已籍、升聞奚以之奏績而後擢也由是又惡用夫折衝卷所云張大乎哉柎曰不然夫萬物對茂無可稱名迫冬則松柏獨也其色青、是尤擇夫異者邪今之大夫從政

規廟略樹奇功者無不被 召命夫張公政雖
美猶夫大夫也張公折衝不猶夫大夫也初張
公視事忽二人稱錦衣馳入揅之以七首要萬
金丞簿未入義農未見蒙鍾荷畚之夫未進公
乃孑立與伍於存亡噓喻之間啜杯茗溢言笑
坦々訑々神色無變而卒以計縛二盜設使諸
大夫處此吾未遽見其得如公否也嗟乎聞震
雷者失箸突糜鹿者目瞬駭投壁者按劍志不
足以禦氣易喪焉耳矣昔曹洙手刃於柯齊侯

色愬毛遂頸血未濺楚王與之盟彼二君者豈
非張公罪人哉傳曰三軍可奪帥也若張公所
謂不可奪者矣柵受知張公既久乃因茲卷繫
序其折衝之義於諸君子後然而未悉乎公爾
則亦不忘乎公爾

為孫兩生贈張壚山擢曹郎序

太史公曰韓子稱雋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二者皆譏悲夫儒者顯易見俠士之不偶可勝
道哉設有抗慨奮世少有取於俠士者去之日

又不得杯酒彈劍以慰其悲歌別離之思是蓋
有數焉不可逃非苟而已也劇孟任俠吳楚反
條侯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孟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孟固無能為矣夫劇孟布衣耳見知
於亞夫豈易言哉今年夏濟兩生孫紹芳傳芳
詣予指其從子采曰是父吾先兄承芳以俠聞
游燕趙間嘗一應募塞下捕虜首功還射於衛
沙中滑侯張公過望見承芳召力鈞石兄即
以弓許之未幾疾病屬後事目擊上韃曰必以

是贈甚勿令我食張公弓卒僕奉其弓注張公
曰噫俠客哉翼日臨吳為之哀乃迄今張公擢
比部主政扁行乞為我辭何如盧子曰游俠之
徒投分厯肝重取予然諾徑往不顧千里稱義
挾轂名雄麗縣者非承芳之謂哉昔孟嘗春申
原陵之徒皆以王者親屬籍卿相之富招天下
雋傑顯名諸侯張公以郎官之貴為匹夫下吊
方之史所稱忠信賢豪者是耶非耶諺曰蒼蠅
千里即附驥尾夫承芳所謂附驥尾者非耶然

其行必珍其誠必遂存亡死生不易其要而所
望張公者奚若今車已發軔曾不得為鈎鍵天
之厭毀斯人不已甚哉張公見徵廊寢澡易思
慮僂俛以自立陳匡勲庸施之鍾鼎其榮著可
量哉是猶扼腕嗚嗚引領不數者也晉昭代之
士唾手取功名厯臺省鳴珂鏘玉乘款段馬朝
夕從容出與張公遊或有人避地而處之上下
不交冠履頓絕拾草蒞節粒與雀鷺爭食卒不
得追希高蹤如承芳類者何可勝算也竊甚悲

之然猶以為性也有命焉又何怨詩曰緇衣之
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蒞鄭武公為政人愛之及其衣召伯循行
南國人思之不忍戕其樹君子樹厚德重愛與
人人未嘗不以德報之孔子曰以德報德於戲
鄉曲武斷之士修俠砥行其所攀附不如張公
者惡能垂譽天壤哉予素知張公者於是因兩
生之請而寓之以言

善政實錄序

傳曰鸞鳳諱枳棘而百里非亨灑此言易喻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殆夫以儻術起家立卿相翊
贊其主上垂勳竹帛與三代賢者顯名此非偶
而已也古今事何可勝道哉至若朱邑召信臣
蓋閭巷人耳其為畚夫上蔡長襃大如長者廉
平不苛以愛利先物所居見稱述故其去之日
謳歌見思而二子卒以次司農少府九卿者若
是百里信易籍枳棘何名於鸞鳳哉今人玩習
耳目即有良二千石若長令不合於時久而弗

調者遂指爲口實此即虎豹在圈應龍盤泥沙
昧者謂其絕文威終不能登天澤雲霧而雨四
海者是不可大哀也邪嗟乎難言哉難言哉君
子於賢者之不遇亦可諒矣愚觀董大夫蒞政
行事未嘗不扼腕而嘆也初大夫嗾上命丑
濬而其俗好氣任俠射機利一切獨矯不均則
諄嘯而訟之丈夫相聚不得則瞋視怒詈相毆
擊休即六博擲蒲作機巧行娼優女子則彈鳴
絃跣履其謠俗猶有衛之風也大夫曰百姓之

行滄在上者汨其源爾於是先學宮建青雲樓
勤博士弟子負職業日省更定殿前數名實邑
中婦人賢而有節者不時問遺米鹽衾襦征戍
丁壯分翻武呵於鄉里者趣寘之法不敢復誰
何民間先是徭法倚重民多逋負大夫料民產
率平易使自占々亦無所隱而復增益數千口
白寺長豐諸陂多積潦沒民田大夫循行澤間
眡地洩水執築金隄防之歲飢粟石千餘錢吏
媿不敢白則大夫即上還報開倉賑給以紓其

敕田中官馬殲多水草不任乃下令禁馳負畜
益貢內必得賢屬吏往計上之其敕獄必悉情
稱法必及典章民自不寃以報大夫大夫亦樂
民之弗寃也時々益自勸所部鍾寺野多蝗隧
師未及捕有異鳥群萬自天下食之殲願以後
沃其禾弗灾衣冠之士重廉恥黜奔競持重而
矜節閭閻之間休息安堵相忘於耕鑿濟貫之
習一變殆盡嚮非大夫德化深至又曷能歆動
上下若是也今年冬大夫將報政於天子夫

以大夫治行宜擢之以不次然猶俟夫三載考
庸者其肯甚未易明也大夫宜自信而已即入
天子問君何以治濬大夫對如王生告龔遂者
曰皆聖主之德泚小臣之力也則 天子數其
績悅其讓尊顯大夫必有渤海者矣舍人促裝
行將祖道北門外大夫誼不得自敘其績乃縣
官弟子某等若干人傷大夫之賢不早大用於
世也遂撰其跡為善政實錄以自附於太史氏
若為大夫立祠歲時祀享則問之父老或亦有

取於斯錄也大夫姓董名某字某癸丑進士河
南鈞州人

碑

濬邑石侯碑

皇帝即位乙巳冬十月山東益都石侯茂華字
君采以進士來尹濬御史按是邑者考侯政異
跡屢薦章報越三歲己酉吏部尚書萬公疏侯
治能以聞 天子嘉之授侯戶部貴州司主事
比去父老咸扶杖流涕爭取擢輶幃牽裾凝視

侯面目遮道請曰侯何往我等得侯如父母育
字腹穀是賴奈何忘我怛痛遽舍去侯何往侯
何往是時上方嚴命促侯不可留遂去後人
益謳歌思侯王子歲邑耆老某偕鄉民若干輩
議為侯立碑以永厥思乃盧橋氏從徵予文竊
惟濬地北沙東鹵西薄長豐泊白寺諸岡縣絡
塹嶮燠即焚如或時淫潦洳漸潭溼艱於藝樹
賦煩政擾訛謠繼煽民將轉徙維侯下車省視
方略磔制汰度讐夷陷險日融春煦薰蒸既至

衆乃大固先是太原魏侯鈞賦已久媮偽滋甚
侯將事預請監司受牒之日出宿佗館飭部吏
諸不得有所關白羸精劍思推誠萬夫鄉胥史
保罔肯誑悖丁口息養輸不下萬計明制十年
覆籍民緣為奸貨賂交至侯多方裁革老吏咸
咽媮白手無一錢御河水漲自淇門東下汨
走百里沒民田舍侯曰防以制水猶墉以禦盜
墉可乘奚盜之禦於是築隄距丈廣如之命監
者曰明年隄潰罰若役以償由是隄完固無漏

處河南賊王經率徒幾千人劫掠于延鄆曹濮之間涉侯境侯密出奇畫掩捕禽殺之侯為治務大體不拘小節人有過即不問再則決責之無少貸外峻內仁在邑三年無苛或之行是以民有恒業公鮮逋負閭閻之間生長孳息日益蕃殖今濬或載有稱舉輒曰某事侯所建明某事侯所罷斥其治行類為人兩愛慕如是嗟夫中世縉紳以官為己私挾聲勢蠹民往見惡於世人唯恐其不速去故尹子心治長安惡少

年爾史氏已不少假藉其復何有可愛者即令他吏能善又皆見愛於臨去時獨不知其後果愛與否今石侯去濬已四歲而邑人思之為刻碑是豈西漢循吏所多見者哉因為之贊鏡諸石以紀其事辭曰

維康侯建國于衛德愛弗匱享祀永久嗚呼邈哉詩稱蔽芾甘棠勿事翦伐召公之德懋著于南土石侯以山東名族割雞茲邑翼畏黨敏寅亮天工斯民懷賢勒石頌德其沒世不忘之意

乎使侯後時乘風厲響享高官巍爵致身台鼎
輔聖主流治化無聲名於千萬世者顧不在是
哉顧不在是哉

滑令張侯碑

蜀之先黃帝之裔其孫揮好弓矢主祀孤星因
以張氏故張錐子孫遍天下獨銅梁之張為近
始云侯繼其胄名佳胤字肖甫以嘉靖庚戌進
士來尹於滑先是霸寶彭公蒞政治效循良侯
紹前烈克勤克慎飾化竟務天明德光照四

鄙甲寅歲乃感嘉禾數十伯本侯為起樓濬人
盧柟作賦以紀其事臺史持節察其才能遂繫
薦刻乙卯夏四月召拜戶部福建司主事於是
老弱隨號創悼崩痛攀轅持轂橫當車軻遂強
喻間去次於黎水之陽百姓鬱邑思侯其父老
秦綸等將表生祠如桐鄉故事列狀先請勒碑
傳置予好其款為辭以慰之曰鬱伊岷番徼遙
開陽鯨湮禹導大陸昌傳山嶽降靈精氣旁魄
拂鬱灑擾鍾之於侯膺碩敏之姿懋大人之萃

以躍跡於魚鳧之里北遊京師灑然釋褐 帝
心簡在授以是邑稅鞅弗遑折節皇術撫循耆
舊問民所虐痛水火質算衡石輕重抉剔夔雍
敦寒龐固靡不究極但邑故洪河之軌西塹白
馬東侵瓠子沙灘墳薄萑蘆橫翳高下鉅湮民
用蛟蠃大歎未竭癘疫踵至殀殤札瘥之厄家
累巷哭遠邇交望侯閉閣深自刻引奉職無狀
傷為流涕迺延庶富哀列差等以相助藉然又
命岐黃家寄以生死選開方藥洒濯焦爛憂思

勞瘁達諸面目由是民生活者蓋不下數百千
計巡撫艾公特章以聞 上異其績賜之纁一
襲白金十兩邑境軍民滿處闐囂詐牒雲擁山
峙兩詞俱造龍蛇隱形聽之人無不扼腕者侯
不事鉤鉅片言析理應機立斷訟者悅服侯為
國家均徭恐櫻風弊乃內設方略外示疏遠舉
事之日霆發警擊里書錯愕不易畧而占丁口
幾巨萬明年旱虐甚侯徒步禱雨出二十里外
比返甘雨隨澍歲即大穰侯取邑乘湮滅治政

不著則綜核史載章具典明成一家言以凌轢
遷固先是燕人有任敬高章者詐密旨挾匕首
以千金劫侯侯刑志晏如神生智長不渝刺蹶
二盜于罇俎之間遠近聞之靡不頷首濬尹平
湖陸公平政愛民嘗城濬民戴之如父母侯謂
陸公曰滑與君邑實為敵援而其城睥睨瓦壞
不幸有變若臨以衝車誰吾與守於是易之以
輓基殼廩緻與濬城等時北虜猖獗河北諸鎮
大城小邑為之惴慄獨滑屹々峙以無恐若侯

者將不謂為今之長城哉侯白面少髯溫恭懿
塞遇大事則雲蒸雷奮果敢不避辭之青萍干
將隨用轉利無施不可翠黃汗血之馬翹陸歷
塊不崇朝而致千里矣侯之佐光令聞垂之竹
帛夫豈有旣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
說邦人思侯何以異是哉因為之刊石稱伐以
盡銘贊之義其辭曰

梁益之墟粵惟坤維金精麗天哲人與期豹變
龍升千載來遊於皇景運寔命於斯作帝股肱

魏民雲霓興伏頗峨發翫殊耽智攄神殫紛自
化裁人安物阜厥惟侯哉悠々白雲似侯之旆
我欲從旃閩海增波海波不增侯舟沛嘉青翰
赤羽載游載開導我滑土以紓我思福祿自天
維侯克配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滑古顛頊之墟隆安中范陽王德據之名爲南
燕天造鴻紛雄圖割有或登或叛化離反復世
代不絕故漢鄴食其說沛公守白馬之津以示

諸侯形勝之甄曹操亦遣關羽刺顏良於邑北
魚池里河朔有事爭城以戰讓者必以滑爲首
乙卯歲上海孫侯以新淦令起服來蒞茲土明
年丙辰島夷入寇瀕海諸郡汀漳延邵乘勢儉
攘腥風虐焰煽動江淮土著之賊潛發肘腋揭
竿斬草誰何於延衛之郊侯行邑至東門城闔
傾軋飛堞危觀寢廢弗治迺喟嘆曰易稱三公
設險以守其國周官掌固修城廓溝池樹渠之
阻今滑如是卒有兵變其誰爲干城耶特部行

事官師人卒鳩工建謀隱略基址畷授財用斫
斲板榦材漆紹堊瓦甃之屬靡不纖備乃肇窮
臺爰始磐石連絡磚甃闔扉落時槩以金錢旗
牙劍辟虎豹雄踞轍々嶮々矗如山嶽上建樓
四楹輪廣高下法制應圖浮柱連櫺雲征鳥逝
雜遝復疊若元氣構天方地承輿乘墉敵愾萬
夫奪氣丁巳三月旦落成侯暨僚佐酒酣登覽
前引鄒嶧後擁太行左大岵右石丘四山環繞
雲霞映晡侯顧諸從事曰美哉茲樓之觀名曰

見山何如衆謂之曰諾凡此役不干時而績已
懋著帑藏不啓民享遐福帝心克厭嘉祉攸傳
風雨時至品物滋潤士女商賈載歌載詠鼓舞
忭咲充滿路衢非侯盛德何以極是縣丞王錡
王文輝主簿黃甲典史謝鎮等遂劄隆石銘勒
功伐垂號永久以風來哲其辭曰

鬱伊殷墟奧區蘊隆白馬作鎮黃汗瀆停四隩
匪宅三民告愴戈矛橫驚若騫若烹哲侯來臨
溫恭爾雅緇衣透蛇有斐君子行城循隍東門

告圮啓閉之留孰不覲我侯曰噫嘻斯誰之尤
匱篋見毀龜玉以偷爰召耆艾爰諏爰謀敬爾
挿畚鄆爾有家京臺既起飛甍既會積石鏘々
威儀隆唱過此羯鼓建彼雲旂百城之特萬里
無外康衢井々乘夫嘽々飲酒謔笑樂此喬關
孰能為是介帝雄藩孫公泰宇億萬斯年

檄

大名太守移州郡讓農檄

歲壬寅月日大名太守某檄州郡諸父老曰某

不佞膺天子寵命表守茲土作爾邦長牧爾
唯雍熙寔守之休爾之弗克若化若育唯守之
憂天命民急上下寅畏予豈惟夙夜惶々哉先
是予踰河徂蒲抵陳留界道遇流餓控訴屢極
俾予心有戚々焉夫為民父母行政令其子弟
老弱轉徙溝壑而莫之省息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曩者涉冬燠溫陰陽奸忤使其民大無麥禾
后茲雨雪有濡澤渥后土陽癘溢溢黃膏流懋
然而農事未講也方是仲春檄爾諸父老其悉

心聽之曰噤唯古昔聖王踐大寶垂鴻猷馭天
立極匪唯弓矢戈矛旣威定遠足以示武也匪
唯城廓溝池飛堞楩柵足以固險也匪唯法象
圖數足以應天也匪唯典章足以約民也匪唯
黼宸圭冕兕虎鯨鞶彌龍紉紉足以章制也易
稱耒耜書載璿璣玉衡齊七政詩詠豳風春秋
書六月兩周官太史順時覘土贊王耕墾庶人
終畝凡此靡不以農事為首務爾諸父老附山
澤依阡陌負暄曝背顧弗躬率子弟深耕力耨

遂令腴腴封壤塊塊墉弗易榛蕪延蔓使水火之
化不行夫然後上違徵科之令下凍餒其妻子
貫貸不足則弃鄉里背墳墓散而之四方使其
廬狐狸為穴鼯鼠趾梁蓬藿橫翳過者指為丘
墟不亦悲虐且夫恒產所以養恒心也以故子
弟多孝悌使無恒產爾欲使子事父弟事兄天
懿無犯者得乎哉夫天不秘其寶地不藏其利
盡天地之能而利用厚生者存乎人爾父老憺
其四體五穀不分極之流離困苦而後憤怨天

地咀咒民物是惑也夫麒麟鳳凰苞彩翩翾不足
以充鋪琠琳瑟、瑤珠琅玕不足以供炊沙
棠桂旃揭車之菁江蒞之英芳香酷烈不足以
給爨爾父老淫習竒異急於耳目之所難繼顧
不近取諸舉手投足之至易者何邪夫考玄索
急探性命之賸談天人之蘊者士正行也面方
眡勢制器尚象極勸工之能者工緻考也積貯
市廛行居貿販以供征權者商通經也而農蒞
其疆里舍其罽耒徜徉出境何所事乎且予聞

庖羲樹藝五穀肇始也唐堯平秩東作重務也
有虞敬授民時勤政也夏后成賦中絕則壤也
夫聖王崇高富貴方且畜之樹之翼之播之不
恤胼胝愍、恤、如是爾父老恠恠顛蒙頑而
居約企視聖王萬、不逮而頌求所以過聖王
者是邪非邪予又聞周制九年耕餘三年之食
一穀不熟曰饑二穀不熟曰饑三穀不熟則國
非其國書有之曰民非后罔戴夫民以衛國也
國而非國誰之咎與曩昔吉囊窺夏大入薄侵

太原之墟積粟殷陳卒老其師以挫其鋒仍致
大俘向使投鞭河山以東之國農務既弛抒袖
其室爾之子弟化為羗羶爾之妻孥披髮左衽
豈惟餓殍溝壑委骨函夏而已哉方今春氣融
融爾父老其親率子弟躬耕畝晦者故喻

對

對衛大夫問

衛大夫問於盧柎曰聞滑令張君肖甫以才量
儂二虜先生越境遠言謂非馳辯以詭世與何

偃蹇諂刺之已甚也盧柎莞爾而笑曰然誠有
之大夫固以此誚僕僕亦誚大夫之未盡善也
請復以所聞楚王好康瓠委積如山三年不收
而化為鮫好黃支車渠幣之以絢縞好周之彛
商之鼎夏后氏之龜玄纁十襲藏之秘府朔旦
有事必齋戒沐浴而後敢見其物益珍愛之益
貴非獨人為然鬼神亦自有之也是故黃帝張
臯洞庭之野享山川洽群神臯搖乎層霄之外
夫瓦缶之音奚足與之感天地哉歐冶子鑄干

將之器泰乙鑿壇飛廉鼓索雲霧晦冥升降乎
上下夫鉛錐之末豈能與之動造化哉冰獨鬼
神為然士亦有之也夫君子鍾山嶽神秀崛起
佐世將銘功山石雖少膺險難而神明已禡其
賊夫草苴之智抑安知天之所為哉大夫退曰
先生行予小人也誠不能知若事

傳

申氏傳

周道微而棠棣之詠興晉室衰而揚水之賦作

先王立教始之義詳著於飲食慎密於閭臬非
苟而已也將謂親之道足以昭遠逝而驟踈
梗也敦天誼齊民情比之以里閭同之以鄉塾
締之以姻好交之以社臘連之以溝洫會之以
井牧視患難疾病而差相吊慰鄰有喪春不相
里有殯不巷歌先王之教民淳風懿倍亦甚厚
矣哉及其既衰離父而居背母而炊違宗黨而
贅富室竊娣妣之資而充婦屋蹀血裂帛於鉏
耰井臼之間官長歲敝於庭里胥日鉗於市由

是廉恥之道喪禮樂刑政之典缺矣濬鄉鄙民
申銳弟遂嘉靖初俱析爨以處役力阡陌給食
耒耜備養各適其力以樽節恭儉教子弟畜雞
犬黍釀待賓客儲粟帛以供繇賦渾樸同塵偃
仰村舍雖太古之民日與草木禽獸媿々相處
者何以過是哉銳卒戊申歲距前異業時約二
十餘載銳子文選遂子文進各以村給為府縣
掾屬言動法於宗族行能飾於鄉里聲譽昭於
士夫不謀於私室不議於朋友二子各奉其母

還合前業廐無異馬用無定器衣無常體奴婢
無卒主歲時雜拜堂除飲酒稱壽愉响權故以
娛其母鄉人貶刺則笑甚則拱而退故當時聞
者始則斥中則疑終則賢之彙與處民間子孫
負貪嗜財產者率直之以鍾寺申氏而先王設
里閭鄉塾姁好社臘溝洫井牧之教其義於是
著焉浮丘子曰孔子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先王
典禮草茅所未習若鄭莊魯桓諸侯之貴獨於
兄弟不少假焉者何哉有能繼聖統紹易傳法

春秋游志詩書禮樂之際而既得其意者予何敢誣焉申氏先人循民俗異土託處亦古人裂封之義至其子孫能忘町畦合室廬絕無忿悖爭爭之意其視尋常不亦倍萬也哉詩曰刑于實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申氏殆庶幾矣

讚

張公讚

夫聖人明時而變化賢者承運以立義故象緯之數物理之化造性命之微極情文之蘊有非

洞玄源發真閩者不足與議也唯至人者約天地於毛髮摠天地於肢體通之為川塞之為淵井之致雲雨下之澤膏土是故傳說版築卒相高宗尚父漁澤濟顯牧野此蓋乘風以振響與期而流福澤所以神變化也子胥浮於江大夫種滅於伯屈原沉於汨羅賈誼沮於長沙馮都尉老於郎署此蓋明世偕否各適其適不亂行以溢志不徼欲以叛道所以梟命運立義制也安陵張公為濬三年治政廉平百姓謹誦未幾

以病三致政於有司得歸嗟夫此非澁於變化
萬於立義者與吾聞張公有言曰榮行不如適
性兼任不如守約夫進則仕職得聖人變化之
權也退則彙行得賢者立義之真也易曰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張公以之矣苟曰上下易
方台衡有司易遜張公陸沉宜若不相及然蓋
不知黃鵠一舉千里斥鷃翱翔蓬蒿松菌同斃
彭殤齊年此皆^上選天地之化忘物我之觀者也
且夫李斯嘆黃天邵平匿東門張湯載以牛車

長孺沒於淮陽董賢赫於成室楊雄隱於太玄
何得於彼何失於此哉張公非台衡之任則有
古傑士之行其陟泰山踰梁父跨溟渤尋務光
揖涓子御六氣之辨而遊造化之外也余何言

辭

故濬尉靜菴蔣公哀辭

公諱某字朝用世為登州棲霞人自公以上至
曾祖大王父皆以端慤直方見重閭里然亦不
大顯公生年十六以明經補邑諸生遂籍有

巖公年少負盛氣卓犖魁絕援牘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浸貫鴻潤深入閭閻人有測之者森涵溥泓渺然無津溪可窺至其為文則洪放博衍糾沓摛擢描寫古今人物治亂日月列星水火雷電山嶽河海鳥獸龍魚蓄祥事誼變態無不纖備一時朋輩咸貼然推公稱首嘉靖初有司以公名貢京師天子廷試中式例即教公慨然太息曰某讀書當拾取甲乙科第益自奮拔樹功名見用於世即不遇則已又安得遠名流

與壁魚蠹簡冊中乎因拂衣去遂病風癩家居十餘年丁未歲或勸之仕辭以疾旣而曰官無常卑以盡職為能孔子不羞乘田委吏急為行道爾始發軔詣吏部補濬縣簿時山東毅菴石公以進士宰邑事政精明吏無私交上下斬、端儉警服公與之言咸中委以政公迺觸微洞姦椎堅疏壅治具張弛民咸懌悅未幾公疾發大寢濬自縉紳大夫下至園臺司養之士偕走交致醫藥朝夕唁吊無懈明年春三月癸

卯公卒年五十二嗚呼登州距海數里海中多
山穹竒儼碧而貽貝玉玳珠蜃之屬注之必附
興吐雲霧變化城廓樓障船車旌燾旗幟其竒
異之所窮盛之不踰則鍾而為人必有忠正文
彩琦瓌之士生其間若公者殆非所謂其人耶
或者疑公之事業不集早見厭棄謂其竒異所
感神恠虛幻以為華而不實之驗若伯夷魯仲
連晏嬰田橫雋不疑薛宣匡衡公孫弘逢萌皆
海濱賢豪是何清淋之氣特盛於昔所謂神恠

虛幻華且不實者獨也而於公耶識者必為公辯
云因作辭以哀之曰

夫何東方之大人兮

矯回

霏而翱翔軼游鑣於

扶桑兮檻若華之朝光被雲霓之錦裾兮倚閭

闔而延佇顧余心之侘傺兮歸弭節於海渚茲

幽蘭之芬蕤兮悵惛鬱其誰語永修姱而匪遁

兮曰予茲時而輕舉擬南昌之仙尉兮躅衛上

之清塵視康侯之先軌兮霈洪澤於蒸民翼岡

陵之弗墜兮願徼福於鮒耆何造物之膠戾兮

俾梁木之先朽歲涖灘之吉辰兮揚翩之素
旄駢馬哀鳴以四顧兮悲風起而長號指青兗
之脩阪兮君於此乎逍遙送予懷之恨之兮擬
江南之大招

誄

滑尹張嶺山祖妣哀誄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滑明府張公祖妣
大封人訃報至濬盧柩素衣縞馬嘸詞越境就
其主再拜哭且為之奠禮也義月罷彩哀雲結

觴庭瘁纖柯池凋素芳痛泉室之永隔悼蕙帳
之如存想殯位而軫念撫靈衣而沾巾國蘊閨
彥之思家隨母儀之泣輒興辭於下陳翼旌德
於罔極其辭曰渾厥既劍象緯殫形式維綸紹
肖以儼營緬彼岷梁闕閱締初蘭光啓度金魄
降精鍾茲美媛於蠶之里竒馨苾醇豐霽迤瀾
幼而嚴凝長則斐亶棲景昭華應圖女史待年
既至比跡乘龍玉笄載珈璫掃有容如山如河
象服是崇懿此昌軌惠我工風鵲巢既居泉水

斯賦孝先蘋蘩敬惟保傅陳詩挹藻護禮思裕
展如之媿緝其永祚兆運冢嗣發祥元孫岐函
蔚鳳冥海飛鯤影礪方輿轂蔽崑崙芳猷殫著
義訓聿敷閭闈風清簪禡霜屑春融宗姁秋照
臧獲弋緝在御紛華匪悅壺政淵宣陰英之特
造化沕穆幹流變遷氛翳晝晦雪散宵捐瑤質
既毀瑤魄無還隨音虛漠佇綵空烟嗚呼哀哉
閨扉晨啓素幃夙開盪醞微陳槃飧將頽帶銷
殷沃襁組髮慧遑々有求莫之能陔嗚呼哀哉

鶉鳩嗚兮儻草殘秋風起兮變羅紕音容霽兮
長夜暮金膏滅兮華篋寒雲仍擗其號馳私倩
痛而汎瀾顧視天之夢夢雖蹈地其何攀嗚呼
哀哉大漸斯臨四顧彷徨執手啜啜神色沮喪
願遺言於白馬杳萬里之莫將卒飲恨而長逝
寄永愛於琳琅壚山之岳巴水之鄉壘馬鬣兮
啓玄臺綏靈寢兮壽黃腸諒佳城之不可渝兮
享千萬世之休光嗚呼哀哉

祭文

祭李復公郎中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
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柎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
奠於故河東督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
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
慷慨悲歌杯酒彈劔意氣相傾者少罹醜患即
為之決胸臆剗心膂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
為何如邪若廼括鎖裂垣澤及枯黜權奪造化
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

劔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隕玉棺世喪游
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扃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
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即令僕不為之
決胸臆剗心膂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
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隄導河治民何若風
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
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
哉既而權奸扇件詔獄逮加公獨處之晏如謫
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讎者哂公誣以他事

公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愠色教子課農容心澹
漠此豈愁憾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易及
邪始僕被囹在獄公於當路曲為解原當是時
僕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
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
把思為公陳視形魄伸展衷曲極平生冤頸頓
踣之苦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
長掩泉壙幾日也未已者尚不知公之已矧公
之既已又安知已已者今復不已邪公邪我邪
乃大變耶抑亦恍惚不可為辯耶或謂禮喪者
之墓有夙草則不哭公之葬已久而子哭之或
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又何為耶夫哭之
及時者物理之精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寵
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
兩間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論哉

祭鼎次山翰林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三月丙申朔越十
有二日丁未濟布衣盧柎謹以牲果致奠於故

翰林庶吉士次山晁君之霸再拜哭且告之曰
嗚呼次山君少年起甲科登翰苑聲名籍籍於
京師方二載未幾棄世長往天之奪君亦何速
耶次山鍾毓奇秀風思俊朗讀書涉濶瀚無所
不至肆之詞翰僂佹瑰琦若周之鼎商之彝陳
列左右風乎如朱絃洞瑟升歌於清廟也識
次山者謂其材鴻氣固為福壽之徵乃一病洽
歲體孱而憊心僂而疾脉理不治卒骨立
以灰者謂之何哉昔次山以事入州治余時在

論賈三木金鐵匍匐道左君晚之曰公余竊望
次山額角骨隆然黥髮豐頤奇步遠視夫人貌
六法象淺薄者弗壽佳而橫臧者弗壽昏回聞
謗神不隳括者弗壽次山形宇超曠宜濟遐齡
而顧不永年者吾蓋不得而知之矣說者謂麒
麟鳳凰不久畜於家卿雲不崇朝而散希世之
寶造物者所愛夫次山固天之至寶也既生之
而復取之則亦何恠耶夫不可怪而怪之者吾
又深痛惜乎次山矣嗟乎次山余刑僇囚僂也

以君父子再覩日月是死者復生生者反成將
謂天道為不爽耶就令余侍下風聞續論又安
可得耶往歲次山訃至即欲拊棺一哭而阨於
貧賤羈於官府萬有不可道者每輒東望愴
汗交作余固知次山將原之弗疑而又幸亮其
不果於負德也次山乘元氣上下宇宙其必有
歆吾之享者矣

幾璩集卷之二終



